



协办:历下区作协 邮箱:qlwbqst@sina.com

尚志归来兮

□孔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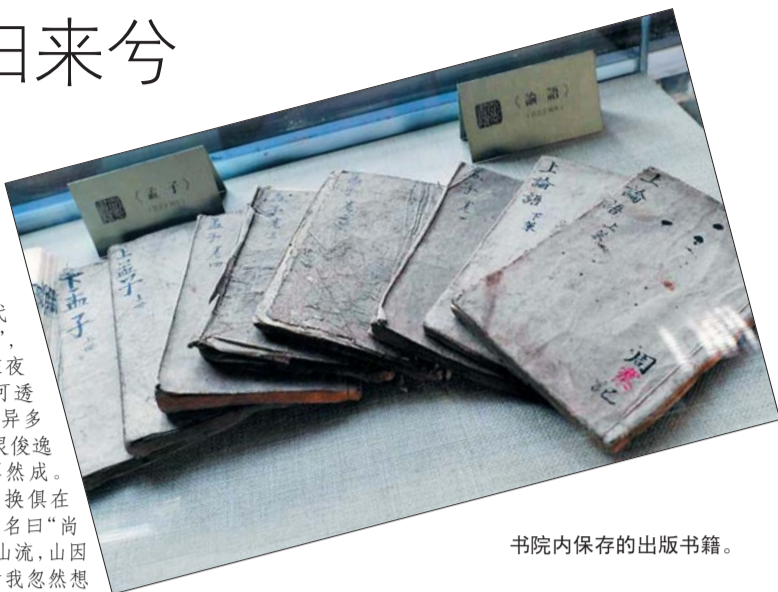
略有余暇,找出《老残游记》,颇有兴致地读起来。当读到第三回时候,有一段话把我吸引住了。老残写道:“出了趵突泉后门,向东转了几个弯,寻着了金泉书院。进了二门……再望西去,过一重门,即是一个蝴蝶厅,厅前厅后均是泉水围绕。厅后许多芭蕉,虽有几批绿叶,尚是一碧无际。”这一景色,很是不错,为了体验一下老残当年的情趣,找找自己的感觉,便决定去亲眼看一下。

一日得空闲,又天高气爽,于是兴致勃勃地直奔趵突泉景区中的金线泉。走到金线泉畔,驻足西看,一所典雅的小院展现在眼前。我绕道向前厅南门走去。至时抬头一看,门额匾牌上写着四个大字:“尚志书院”。心想,这就是老残当年所说的“金泉书院”了。这厅,肯定不是当年的蝴蝶厅,然而它还是应该叫蝴蝶厅,因为它有后门,敞开着,前后门相通,是一个通道,两个对称布置,像只蝴蝶。出了蝴蝶厅,站在厅北门,放眼一看,显然不是一碧无际。虽不是无际,但一碧还是有的。婀娜的翠竹,娇艳的玉兰,高大的国槐,尚有时鸟欢歌,着实可人。天上飘着淡淡的白云,溪中流着潺潺的绿水,地上矗立着玲珑的山石,颇具诗意,这正与南厅北门悬挂的丁宝楨所撰楹联的联意相合:“鹤有仙心花为人

意,山随画活云为诗留。”

我信步行至院中,院中偏南,矗立着一具山石,为宋代遗物,名谓“待月峰”,瘦长,遍体空透,若在夜晚,明月朗照,清辉可透过洞穴洒在地上,形异多变。故有诗赞曰:“精灵俊逸玉玲珑,神工鬼斧浑然成。一年三十六轮月,变换俱在此石中。”石南有泉,名曰“尚志”,清澈如镜。水依山流,山因水活,顿出妙景。这时我忽然想起了孔子的两句话:“智者乐水,仁者乐山。”在这里,儒家文化体现出来了。

是的,“尚志书院”是儒家文化的载体。北厅匾额所悬的匾牌,上面题写的三字,就是“尚志堂”。何谓“尚志”?“尚志”之意,孟子已明言之,“仁义而已矣。”“仁义”二字,是儒家思想的核心,是君子、士人都必须遵循的,这正如堂前楹柱上:吉常宏教授所撰写的楹联所云:“尚志齐贤士人事,礼门义路君子行。”进得堂内,除了左右橱柜中摆放的儒家经典著作外,迎面屏风上看到的是“进德修业”四字。可以说,这是画龙点睛之笔。记得有位哲人讲:“欲做事,必须先做人,不做事,也要做人,应德才兼备。”说得太好了,但愿国人都



书院内保存的出版书籍。

应如是。

参观完书院,坐在院西侧的曲廊栏板上小憩。曲廊的外侧,溪水岸边,有漫人的绿篱,廊上翠柳披拂,绿荫柳廊景观出焉。东廊与西廊相似。两廊将厅堂连起,形成一所园中之园,显得异常幽静。静能生思,这时的我浮想联翩。首先想起了丁宝楨《新建尚志堂记》中的话:“仁义之学,自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,道统递承。历千有馀载,降至战国,功利之锐炽,仁义之道晦,赖有孟子出,力行仁义,而后数圣人相传之统不堕。”“今功利之中人,也,视战国时尤烈。”鉴于斯,丁宝楨于清同治八年建“尚志堂”,令各州府县学,选送敦品穷经之士,讲习其中,以光大大道,回

归仁义。此堂延至解放前夕废为废墟。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,又重新恢复起来,其用意岂不是与丁宝楨类同?答案是肯定的。我不禁欢欣,自语道:“尚志归来兮,仁义复兴矣。”

这时的我,脑海中又浮现出古人学习的情景,耳边响起了朗朗的读书声,那一则则孔子格言,从学子口中迸发出来:“唯仁者能好人,能恶人”、“苟志于仁矣无恶也”、“人之过也,各于其党,观过斯知仁矣。”顿时,心胸豁然开朗,其理自明矣,在物欲膨胀的今天,只有立足于尚志,遵礼行仁,才能有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;对那些贪污者、受贿者、予民不作為者、唯利是图者,也必然起到巨大的震慑、净化作用。

【跑马岭纪事】

□赵峰

鸱鸃属鸟纲鸱鸃目鸱鸃科的唯一残存种,在澳大利亚的国徽上,左是袋鼠,右是鸱鸃,可见其深受澳洲人民的喜爱,考拉都未能“上榜”。尊贵自有尊贵的道理。鸱鸃是仅次于鸵鸟的一种鸟,身体呈纺锤形,羽翼退化得比鸵鸟厉害,不是非常时期,几乎看不到隐在身体两侧的翅膀。鸵鸟双脚趾,而鸱鸃是三脚趾,和大多禽类一样,如果脚上有水,走过的路上是一串的“个”字,不过鸱鸃的“个”字很壮观,像是大手笔。

鸱鸃平时喜欢优雅地踱着方步,慢慢地走来走去,偌大个跑马岭非洲动物食草区在它们眼里仿佛就是它们自己的庭院,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孔雀也喜欢漫无边际地四处走动,和鸱鸃相比,它们的眼里多了份机警,稍有个风吹草动,轻则慌

鸱鸃:快乐的鼓手

得六神无主,重则一点形象也不顾,亡命一般地逃亡。而鸱鸃的步履坚实,处乱而不惊,那份从容和自信是孔雀不具备的。美,当然首选孔雀,可真的鸱鸃放在一起,在气质上就降了一级。因自信而美丽,不仅仅是说人,动物亦如此。

和鸵鸟在一起,并没有看出鸱鸃把鸵鸟当老大的样子。对于这群的确强大的同类,鸱鸃表现得很淡然,既没有因邻居强势而谦恭,也没有因自己略有差异而自卑,好一个不卑不亢,有气节。

这群家伙最不好的行为就是常阻碍交通,喜欢堵在道上散步。它们似乎觉得它们的天地并非只是林间,这道路同样是它们的。不管谁来了,依然我行我素。别说人了,车也不行,除非自己愿意让开。大羚羊当

初散养的时候,半个非洲区的路径全部被它们堵住,迤邐在那片刺槐林排开,人与兽,人与鸟共行在一起,鸟追兽逐,欢声笑语,夹杂着槐香阵阵,多感人的和谐场景啊!后来那半个区域就不通车了,改为步行,为的是这种不易得的场景再现。

鸱鸃像个没大有心眼的孩子,一点戒备心都没有,堵着道的时候,你给了食物有时能让你脱身,有时迈着大步紧追不舍,直到你兜内空空如也方才罢休。它们讨要食物和猴子不一样,绝对没有强盗行径,你必须心甘情愿地给才行,吃东西的时候也尽量保持着那份优雅,不像猴子饿死鬼一般风卷残云。

鸵鸟的蛋个头大,基本上是圆形的,鸱鸃的蛋和它们的身体一样,是椭圆形的,颜色是

那种在海里才能见到的深墨绿色,漂亮极了。

也不能说鸱鸃是张扬的,可它们喜欢打鼓。它们的腹腔里不知是不是安放了一个功率很大的功放机,在那里发出一种深沉而有力的鼓声,咚咚咚咚响个不停。是不是想着为大舞蹈家鸵鸟击打舞蹈的鼓点呢?细细听来,这急促的节奏不是华尔兹,也不是探戈,这是爵士鼓的节奏,激昂而澎湃。

幸福着自己的幸福,快乐着自己的快乐,这应该是鸱鸃的生存准则。它们的内心是不是也常常豪情万丈?它们是不是还有另一个为我们所不知的精神世界?总之,外表仅仅是外表,有很多的事情都有其不为人知的多个面,仅看表象就匆匆下结论,往往会犯很多错误。



红果,溪友得钱留白鱼。”山间鸟儿招呼幼鸟啄食山楂,亲情暖心感人。陆游在诗中叙述“行路迢迢入谷斜,系驴来憩野人家。山童负担采红果,村女缘篱采碧花。”山童挑着担子卖山楂,这是一幅多么充满生活气息的画面。

苏联歌曲《山楂树》描写了一位姑娘对爱情的向往,以及面对一样勇敢可贵的一个钳工小伙和一个锻工小伙,在情感选择上的淡淡茫然感伤,“哦,那茂密的山楂树,白花开满枝头……哦,你可爱的山楂树,为何要发愁。”歌曲抒情舒缓,歌词描绘了清澈的湖水、茂密的树林,以及白色的山楂花、整齐的工厂、奔驰的列车、嘹亮的汽笛和崎岖的山路,那是一幅和谐自然画卷中的纯真愁绪。

小说《山楂树之恋》是由美籍华人艾米根据好友的经历写成的爱情故事,故事异常凄美,被称为“史上最干净的爱情小说”。根据该小说改编成的电影《山楂树之恋》,也让人们看得泪眼婆娑。文革时期青年老三和少女静秋机缘巧合而相逢,他们互相爱慕,乍惊乍喜地表白,小心翼翼地相爱,最后因时势阻隔以及老三因病早逝而天人永隔。传奇的是,见证他们相知相恋的是一棵开着罕见红花的山楂树。老三在日记本的扉页上写着的“我不能等你一年零一个月了,我也不能等你到二十五岁了,但是我会等你一辈子……”让无数读者和观众心痛不已。

说起来,在我国的文化传统中,山楂树本不是爱情树,但在近代因不同国度、不同时期、不同艺术形式的呈现,山楂树逐渐承载了脉脉温情和爱意。艺术来源于生活,又观照生活,或许是山楂那酸、甜、苦、涩的味道,契合了苦恋尤其是初恋的滋味。这种文学意象正延伸到现实中,获得了大家的情感共鸣和心灵回响。

说起来,在我国的文化传统中,山楂树本不是爱情树,但在近代因不同国度、不同时期、不同艺术形式的呈现,山楂树逐渐承载了脉脉温情和爱意。艺术来源于生活,又观照生活,或许是山楂那酸、甜、苦、涩的味道,契合了苦恋尤其是初恋的滋味。这种文学意象正延伸到现实中,获得了大家的情感共鸣和心灵回响。

本版投稿邮箱: qlwbxujing@sina.com

【历下亭】

□徐勤玲

今年,儿子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是他亲自绘的一幅骆驼图。在雪白、绵细的餐巾纸上,儿子用黑色水笔涂画出三只骆驼,每只骆驼旁边写着一个英文单词“Camel”。三只骆驼大小不同,一只较大,一只较小,还有一只介于两者之间,它们都有着健硕的身体、硕长的腿和高高的驼峰。

儿子画的骆驼图,使我立刻联想起沙漠旅行者的形象:在茫茫无际的沙漠中,一个勇敢坚毅的旅人,与一头骆驼为伴,艰难前行。收到这幅骆驼图,我照例去找一本书,把它夹在书页里。过去儿子曾经为我画过樱花、小猫等图画,我把这些画都分别保存在不同的书页间。于是,一幅画,一本书,就成了一个故事,一段记忆。

一个人的旅行

今年暑假,儿子独自旅行的渴望终于可以实现了。他选择了北京作为旅行的目的地。他上网查找旅游信息,确定在北京要去的地方及交通线路,查找旅馆、火车车次,并预订旅馆、购买往返火车票,然后收拾行装,打包。看着儿子有条不紊地独立做着这一切,我的眼前忽然浮现出我们第一次带他出门旅游的情景,那时他只是个充满稚气的三岁幼儿,如今他已经成长为一个可以独立面对世界的青年人了。我既为儿子的成长而喜悦,又为不得不面对的离别而生出淡淡的伤感。

儿子启程去北京那天,我送他到火车站。儿子走进候车室,我站在候车室外,看着儿子的背影渐渐消失在人群中,忽

然想起龙应台《目送》里的一段话:“所谓父女母子一场,只不过意味着,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,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,而且,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:不必追。”

送走儿子后,我回到家中,忽然感到孤零零的。平生从未单独出门旅行的我,在孤独中竟然生出巨大的勇气——我也要独自一人去旅行。于是,我去了泰山和曲阜的三孔,进行了短途的两日游。在泰山,我从中天门一步一步爬到玉皇顶,真正体会到了“一览众山小”的意境。在曲阜的孔庙、孔府、孔林参观,我才真正理解了儒家文化何以影响中国两千多年,成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。